

中国当代
名家小小说

阿成〇著

阿成自选集

ACHENG

ZIXUANJI

河南文艺出版社



河東自选集

中国当代
名家小小说



阿成自选集
ACHENG ZIXUANJI

阿成〇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成自选集/阿成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5.1

(中国当代名家小小说/墨白主编)

ISBN 7-80623-537-X

I. 阿… II. 阿… III. 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2168 号

| | | | |
|------|--------------------------|----|-------------------|
| 出版发行 | 河南文艺出版社 | 开本 | 32 |
| 本社地址 |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号楼 | 印张 | 7.25 |
| 邮政编码 | 450011 | 字数 | 147000 |
| 承印单位 |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 印数 | 1—4000 |
| 经销单位 | 新华书店 | 版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
| 纸张规格 |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 印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7-80623-537-X/I·381 | 定价 | 12.5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写在前面

按照当下的小小说理论,对“小小说”划分的标准只是字数的多少。我认为,优秀的小小说和短篇小说应该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短篇小说的一些重要特征在小小说里都能得到体现。在二十世纪末新时期优秀小小说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和短篇小说同样具备如下的一些品质:

一、精神:由于世俗的纵容,金钱的诱惑,小小说的写作对惰性的抵抗精神在当下变得尤为珍贵。当我们的写作不再面对现实精神世界里的焦虑和痛苦,不再面对人类复杂的内心世界,不再以自己的心灵来引导读者走向精神的高地,而是以“消费者”的口味来腌制文字的时候,世俗已经吞噬了我们的灵魂。这样的写作是缺少创造和发现的。于是写作便成了一种惰性。毫无疑问,惰性的写作是对一个作家的伤害。同时,惰性的阅读也是对一个民族的伤害。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小说家是不会与这种惰性的写作同流合污的,他看重的应该是人类精神的复杂性。存在主义对人类社会生存的荒诞性和非理性的认识,弗洛伊德对人的潜意识存在的发现,荣格对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的领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已经被“物化”和“异化”学说,等等这些人类复杂的精神活动,构成了我们

的小说精神。如果一个小说家对此没有丝毫的察觉和反映，那么他很有可能已经是一个被“物化”和“异化”的俗人，他已经丧失了灵魂，那么他的写作也就丧失了意义。

二、表达：小小说同样应该具有穿透历史和现实的能力，我们从中能感受到它所表达的社会的情绪和民族的情绪，能感受到它所表达的更多阶层的沉默的情绪，能感受到它所表达的由对历史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向往浓缩而成的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我们相信，善良和博爱，真诚和高尚，在这些作品里不仅仅只是一些没有生命的词语，它表达的应该是人类灵魂中最软弱的那一部分，对人性的表达应该成为我们写作的灵魂。

三、空间：小说作为一种语言建筑，和建筑学上“无”和“有”的利用，有着相似之处。我们读到的文字是具体的，就像我们看到的建筑的墙壁，是可视的，是可触摸的。而在这些文字的背后，要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广阔的空间。我们讲的小说的空间，是小说本身能给读者带来的想象和思考的空间，同时也是读者参与二度创造的空间。我们要把语言所有的墙壁都打开，成为无所不在的门，面向阅读者。应该说小小说是小说门类里面最具有空间因素的一种体裁，当然，我们所理解的小说空间感，绝对不是那种一篇小小说所叙述的事件够写成一篇短篇小说而没写的说法，小说里的空间是小说的厚重感，是小说之外的东西，是小说里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东西，是唤起读者情感的东西，是能使读者感慨不止的东西，是留给读者意味深长的东西，是击中读者命门的东西。小说的空间感，同小说的长短没有丝毫的关系。

四、语言：我们知道，好的小说应该是有味道的，或者说要有气味。而小说的味道和气味都来自叙事语言，当然，小小说也不例外。真正的小说家，他的叙事语言能构成自己的世界，构成自己的现实，他的语言既有一种滋生能力，又像早晨挂在树叶上的露珠一样清新而富有耀眼的光泽。他的语言所表达的物体和事态准确而玲珑剔透，既有节奏感又富有质感，就像一条在你面前流淌的小溪，既有声音又有一种使你产生触摸的渴望。同时，他的语言又富有情感，就像一根无形的魔棒，能使阅读者感受幸福和苦难的滋味，感受焦虑和不安，感受孤独和凄伤，就像秋风一样吹拂着我们脸颊上的泪痕。是的，当一个作家目光变得锐利，而他的叙事语言变得温柔，那么，我们才感觉到他的诱人之处。

五、创造：如果一个作家的写作缺乏创造力，那是因为他的内心世界并非真正的自由。我这里所说的创造，不是指作品的形式，当然，对于形式的创新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同的叙述形式就是认识社会的不同方法。我在这里所说的创造，更多的指向小说的内部世界，即人类的情感世界和人的想象力。黑格尔说，“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在这里，黑格尔讲的是艺术家在创造一件艺术品时所具有的能力，想象的能力。而我说的是在一个小说家具备了这种能力之后，在他作品里所留给读者的思索，这和黑格尔所说的想象力是不同的概念，我说的是小说应该具有双重的品质，即：作家的创造能力和小说本身所具有的能力。我认为这样的小说或许才更接近我们写作的本质。杰出的小说家应该有影响或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的力量。当一篇小说超出了生活在现实里

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观念的时候,它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不过这没关系,因为我们有时间。就像我们需要生活一样,我们需要时间来理解它们。

以上这些都是衡量我们这套丛书入选作家的潜在标准。当然,我们不能单单用其中的某一项来对照或打量,因为这些标准都渗透在小说家们的文字里。真正的小说家都视自己的小说为他的生命,每一个生命现象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代替的。我们想体会到这些小说所具有的品质,那么我们只有到他们的小说里去感悟,去寻找,去发现。

为什么活在世上的人都要寻找一种精神寄托?那是因为我们孤独的内心世界需要安慰,对于现实中我们这些已经失去信仰的人来说,文学就是安慰我们内心的教堂。一个作家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那是由他的命运来决定的,那些伤痛的、不可回避的经历和对生命深刻的感受,也是不可代替的。同样,一个读者读什么或不读什么,那是读者自己选择和决定的。一次有益的阅读,肯定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了一次无益的阅读。我们当然要进行有益的阅读,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的时间有限,那就是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的每一次阅读,都应该是一次对自己的发现;我们的每一次阅读,都应该是一次对生活的创造。当然,这种阅读的发现和创造,首先需要你所阅读的作品,具有引发你发现和创造的因素。对读者思维的诱发,对读者观念的更变,对读者生命的感悟等等这些引发读者发现和创造的因素,也是我们入选这套丛书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博尔赫斯曾经将好的读者比作珍禽,是非常稀罕的族类。

他们的目光独到，充满智慧，态度客观而有分寸，比起好的作家还要稀罕。我认为，写作和阅读是一对同谋，它们有着共同的命运而且不可分割。阅读是一种交谈，既然是交谈，那么，我们就要面对智者。阅读是一种倾听，既然是倾听，那么，我们就要面对心灵的声音。阅读同样是生命的旅程，既然是旅程，那么，我们就要一起上路。对于我们来说，写作和阅读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事实，我们永远都处在一个创造和发现的过程中，处在一个未知的状态之中，写作和阅读的意义不再是所谓的生活，而是一个通过写作和阅读进入精神世界的过程。

墨 白

2004年12月于郑州

目录

| | |
|----------|----|
| 黄先生 | 1 |
| 王先生 | 7 |
| 翁先生夫妇 | 12 |
| 汪先生 | 15 |
| 穆先生 | 18 |
| 赵先生 | 22 |
| 梅先生 | 26 |
| 提包里的儿子 | 30 |
| 武先生和小辛护士 | 34 |
| 箫声 | 40 |
| 小旅馆 | 43 |
| 小宇 | 49 |
| 冬子 | 53 |
| 冰冰 | 56 |
| 影响 | 59 |
| 陌生的女性 | 65 |
| 夜话 | 68 |

| | |
|-----------|-----|
| 我的交际舞老师 | 73 |
| 领导到死 | 75 |
| 工人队长 | 79 |
| 羊汤烧卖 | 81 |
| 阴雨 | 85 |
| 野兽派 | 89 |
| 梧桐 | 95 |
| 死大爷和他的儿女们 | 99 |
| 小地堡 | 105 |
| 车冲 | 110 |
| 爆炸 | 115 |
| 勒狗 | 118 |
| 伊豆杯·正德碗 | 123 |
| 母女 | 128 |
| 纪晓岚故事新编之一 | 135 |
| 纪晓岚故事新编之二 | 140 |
| 纪晓岚故事新编之四 | 143 |
| 茶客 | 145 |
| 仇恨 | 149 |
| 春雨 | 153 |
| 孙同学 | 157 |
| 扎满鲜花的吊桥 | 162 |
| 吃与行 | 165 |
| 两个人的火车站 | 167 |
| 天棚 | 169 |

| | |
|------------|-----|
| 拒绝 | 174 |
| 女人的一生 | 178 |
| 酒饵 | 182 |
| 老曹 | 185 |
| 夹缝中的小西餐馆 | 188 |
| 瞬间的雷雨 | 191 |
| 黑手白手 | 195 |
| 死亡之舞 | 200 |
| 鬼子过年 | 205 |
| 附录 对小小说的认识 | 210 |
| 阿成主要著作目录 | 212 |
| 后记 | 216 |

黄先生

认真地回想一下，认识杂志社的黄先生应当是在七十年代末。这之前倒也听说过此人，但印象不强烈。如果对见到的每一个人的印象都非常强烈，那得活活兴奋死。

当时，杂志社在城郊一个叫“蜻蜓河”（一家劳改队）的地方举办了一次本市业余作者的笔会，叫“蜻蜓河笔会”。

接到参加笔会的通知之后，我还记得跟厂领导请假时的情景，领导冲着头顶上的蓝天直摆手，说，没意思，没意思。你多给咱们工厂拔拔高，写点文章多好。

我忸怩地说，我喜欢文学……

领导慈祥地说，去吧去吧，唉——还是年轻啊。过了三十岁就好了。

现在，我已经早过了三十岁了，还没好。惭愧呀。

那次笔会，杂志社来的编辑只有黄先生一个人。作者们下榻在劳改队专门安排探监的犯人家属住的招待所里。入乡随俗，按照犯人的习惯，我们这些业余作者称黄先生为“大坐班的”，就是“牢头”的意思。

黄先生为此非常愉快，逢人就甜蜜地讲，这帮小子管我叫大坐班的。

黄先生是一个像弥勒佛似的大胖子(而且很白嫩)。他特别能抽烟,一天最多抽七盒烟。如果您在街上看到一个叼着烟卷走路的大胖子,你就可以认定,那就是黄先生。

黄先生似乎很欣赏我。这之前,我曾写过一篇咏万里长城的散文。他说,开始他还以为是一个老先生写的。我听了,一时搞不清楚他是夸我还是贬我——后来,我觉得他像是夸我。这样我们就处得很好,很朋友。但是在那次笔会上我却显得一筹莫展,在稿纸上画小人儿玩,什么也没写出来。黄先生知道我自尊心强,就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让我写一篇反映工厂改革的。他说杂志社现在就是缺这样的稿子,而且一写就能得奖。

我说,我们工厂还没开始改革呢,黄老师。

他说,你编一个呗。你让它改革它不就改革了嘛。真是没用。

如果当时他只说,你编一个呗,没有后面的那句话,我肯定不写了。正因为有了后面那句话,一切都变得坦率起来了。真的,不妨一试嘛。这样我就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叫《一次中断了的就职演说》。后来真就得了一个奖。那还是我从事文学活动以来第一次得奖呢。

那次笔会开得非常轻松,伙食也不错,每个菜里都有肉,量也很大。只是住的条件略微简陋了一点。当然一个提供探监用的客房不可能好到哪里去。想洗澡是不可能的,没有淋浴设备。据我所知,当年市区的很多招待所都没有淋浴设备。身上脏了就去闹市街里的澡堂子洗,没人觉得委屈,要骂娘,要投诉。那时候的人灵魂都非常透明。人人都袒露心扉,提

着透明的灵魂在街上走。

当我把《一次中断了的就职演说》的第一稿，送到他的房间打算给他看时，只见他的房门虚掩着。我悄悄地推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半爿白晃晃的屁股……噢，老师在洗澡。

我们那次笔会一个女性也没有。蜻蜓河劳改队也是男性监牢。

黄先生是黑龙江双丰县人。出身无论如何是苦的。还很小的时候，他就跟着那挂民间艺人的大马车、走乡串屯的二人转戏班子学戏。风餐露宿，风里雨里，黄先生的二人转唱得非常地道，相当勾魂儿。记得一次开作品讨论会，一位女作家写了一个下乡改造的钢琴家，打算把二人转和钢琴艺术结合起来的故事。会是在食堂开的。黄先生听了说，那才是扯呢，不可能！你那么整，农民也不买你的账。说着，从筷子筒里抽出一根筷子，自己打点，唱了起来，唱的是《断桥》一场。简直太棒了，都绝了，唱得大家直鼓掌。领导也跟着鼓掌。黄先生完全应当是一位优秀的二人转演员。那个女作家却哭了起来，冲出了食堂。她觉得受到了污辱。

黄先生的作品也是乡土味的。后来他写的中篇小说《母亲》就在省里得了一等奖。太了不起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羡慕。不过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黄先生不知为什么玩上了电影电视，一下子弄了十好几部。黄先生写东北农村生活那是一绝，似乎也非他莫属。飞天奖呀，百花奖呀，金鸡奖呀，搂了一大堆奖杯回来。

应当说，黄先生是我们黑龙江省当之无愧的大名人，大编剧。

我一见面，就喜欢拍拍他的大肚子，说，这里都装些什么？

他说，阿成，你算个鸡巴啥呀？你会编电影电视吗？累死你！我取稿费都是用皮包装，你呢，三十五十的，妈啦个巴子的，你还牛×了。

我就嗤嗤地笑。

平常，我并不称他老师，彼此的关系好嘛，我就按照东北人的方式，称他“老黄大哥”。

一见面，我就问，老黄大哥，干啥去？

黄先生像基辛格似的挟个大黑皮包，叼个烟卷儿，说，干啥你管得着呀！小兔崽子！

没事的时候，我们常和老黄大哥聚在一起打扑克，挂小彩的。领导也跟我们一块玩。说心里话，老黄大哥的扑克玩得不怎么样，但他手气壮，总能赢。领导也是。我们都称他们是福将，惹不起。输钱的基本是我。所以，他们总是拽着我玩。我说我挣的钱比你们少多了。他们说，玩！

我说，行。

后来，他们不行了，开始我赢了。

老黄大哥说，阿成这小子太阴险，手里有两个2，大、小王，不要牌，多坏呀！要注意他。

但无论怎么说，我对老黄大哥是非常尊重的。

记得在很早的一次作品讨论会上，我拿去的小说遭到了文联领导普遍的、不留情面的、极其严厉的批评。批评之后，会场上鸦雀无声。领导的结论是：“阿成不适合写小说。”谁敢逆着领导发言呢？老黄大哥敢！他说，我倒是觉得阿成的东西写得相当不错，哈尔滨我谁也不服就服阿成。这小子将来

肯定有出息。

接着,他又讲好多理论——我真不知道他懂得那么多的理论。我听了特别解恨。

领导听了,都不用好眼睛瞅他。

然而,老黄大哥太能抽烟了。令人不解的是,一般的情况是,人应当越抽烟越瘦,可他却是越抽越胖,体重一下子增至二百多斤。走路、上楼都很困难了,走几步就得喘一喘。每次打扑克,中间他都要瞌睡几小会儿。我劝他要多注意身体。我说,你什么什么都有了,地位、名气、房子、待遇,又是专家,儿女工作也都安排了,别玩命写了。

结果,他把我“骂”了一顿,说,“那——都你一个人写呗,是不是?”

我没吱声。

开始,老黄大哥的住房也不行,写东西得到厨房去写。光个大膀子,搭一块湿毛巾,桌子上放一两个处理的小麻梨,哗哗写一宿,绝对的勤奋。后来搬到很好的房子之后,改成电脑打字。只是,因为胖,晚上已经不能躺在床上睡了,肚子太大,平躺着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只能坐着睡。睡一会儿,醒了,再敲键盘。

黄先生是突然不行的。是坐出租车的时候他觉得心口有点闷,要不行了,于是让司机马上掉头往医院开。到了医院一检查,严重心脏病。立刻住院。

我去看他。他的单人病房里摆满了看望者送来的鲜花,简直成了花的海洋了。

我一进门就说,咋的,老黄大哥,装病啊?玩高干病房气